



云楼

卷十一 人物 正臣

徐道人 著

目录

封氏	1
张友士	4
赵嬷嬷	8
鲍二媳妇.....	14
张华	18
坠儿	24
鲍二	31
倪二	34

封氏

人物：封氏。

别称：甄家娘子。

人物关系：丈夫为甄士隐，女儿为甄英莲。

人物原型：齐泰。

命名思路：

封，封禅之封。封禅是一种表现皇帝受命于天下的古典祭祀。封禅二字中，封是祭天，禅是祭地。首位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秦始皇先到泰山行封礼，然后到梁父行禅礼。泰山是齐国与鲁国分界。

齐泰本叫齐德，是朱元璋为其改名为齐泰。《明史》记载：“齐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礼、兵二部主事。雷震谨身殿，太祖祷郊庙，择历官九年无过者陪祀，德与焉，赐名泰。”祷：祈祷，祈神求福。郊庙：祭天与祭祖。齐泰是因为跟随明太祖祭天而被“赐名泰”。秦始皇祭天于泰山，即封于齐鲁分界之泰山。因此齐泰之名，如指齐鲁分界之泰山，泰山是行封礼之处。

封，封地。齐泰是建文帝时让诸王待在封地事件的核心人物。当时明太祖遗诏诸王都要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前去南京奔丧，各藩王所在的王国无论官吏还是平民都要听朝廷的节制。诸王听了之后都说齐泰在矫诏，离间皇族骨肉亲情，都非常不高兴。

封，谐音“风”。风后，是山西运城解州人，为黄帝的宰相，于诸臣中位居首席，与黄帝是亦师亦臣的关系。

隐面下，封氏的原型为齐泰；齐泰因封而得名；明太祖临终时，齐泰被招去接受顾命；齐泰是建文帝的兵部尚书，两人关系犹如风氏与黄帝的关系。

原文解析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封氏与甄士隐之家在“东南一隅”。夫妻二人只有一女，这意味着甄家将不能传宗接代。

封氏是甄士隐的“嫡妻”，“情性贤淑，深明礼义。”隐面下的依据为：甄士隐的原型为建文帝朱允炆；封氏的原型为齐泰；齐泰是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齐德为洪武十七年（1384年）甲子科应天乡试解元，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进士，历任礼部、兵部的主事；皇宫三大殿的谨身殿被雷击中，明太祖去郊外的祖庙进行祭拜，选择朝中为官九年并且没有过错的官员陪同祭祀，齐泰获选，明太祖赐名为“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齐泰从兵部郎中升为

左侍郎：太祖曾经向齐泰问边将姓名，齐泰能一一道出，没有缺漏，太祖又问齐泰关于诸图籍的事，齐泰从衣袖中拿出手册进呈，“简要详密”，太祖很欣赏他^①；齐泰曾任礼部的主事，陪明太祖行祭天之礼，当然“深明礼义”；齐泰为官九年没有过错，熟悉自己的兵部业务，当然“情性贤淑”。

削藩伊始，齐泰打算首先向燕王朱棣动手。但黄子澄建议先削除周王。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举兵叛乱，指称齐泰和黄子澄为奸臣。事情传到应天，齐泰奏请将燕王从宗室谱籍中削除，声明其罪状并派兵征讨。有人责难齐泰，齐泰则说：“将他们明示为贼，就可以将敌人击败。”于是朝廷决定讨伐燕王，布告天下。当时明太祖的功臣留下来的很少，建文帝便授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分道北伐，到真定为燕军所败。黄子澄推荐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率军队，齐泰极言不可。黄子澄不听，最终还是命李景隆率军^②。最终李景隆大败。

明太祖临终时，齐泰被招去接受顾命，辅佐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便任命他与黄子澄同参国政，不久便升齐泰为兵部尚书。这就犹如封氏是甄士隐的“嫡妻”。齐泰多次建议正确，但并未被建文帝执行。这就犹如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但无法改变甄士隐的命运。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的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

封氏先失去女儿，因此得病。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的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封氏与甄士隐失去家园。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

封氏的父亲为封肃，是大如州的富农，因此封氏也是大如州人。

^① zh.wikipedia.org/wiki/齊泰

^② zh.wikipedia.org/wiki/齊泰

士隐便笑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封氏继失女、失家后，再失夫。封氏的父母与仆人都还在，但家庭已经完全不存在。封氏两个丫鬟之一为娇杏。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众人忙问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本贯胡州人氏，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门前过去，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将原故回明，那太爷倒伤感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倒送了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伤感。一宿无话。

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说，乃封百金赠封肃，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以待寻访女儿下落。封肃回家无话。

曾经受到甄士隐资助的贾雨村要封氏娶丫鬟娇杏作二房，在这一事上，封氏完全被动，既无力反对，更没有让人带话贾雨村，以请其帮忙寻找甄英莲。

甄士隐失踪，封氏之女甄英莲失踪，悲惨的封氏之旧日丫鬟还被贾雨村夺取。隐面下的依据为：甄士隐的原型为建文帝朱允炆；封氏的原型为齐泰；齐泰是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失踪，齐泰的六岁之子被免死发配（明仁宗时被赦回京），齐泰被凌迟处死。

张友士

人物：张友士。

别称：张太医。

人物关系：病人为秦可卿。

人物原型：万历首辅张居正。

命名思路：

张，张居正之“张”。

友，张居正十三岁考举人时又颇受乡试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璘赏识，二人成了忘年交，顾称其为“小友”，盛赞其为“国器”并解犀带相赠；然顾恐其过于顺利得意忘形而终无为，有意磨砺之，强制其落榜^①。

士，张居正在万历之前的穆宗隆庆年间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原文解析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第“十”回的回目中，金寡妇与张太医处于并列位置。金寡妇是弱势受辱，而张太医是受人尊重且为秦可卿开出对症药方的医生。隐面下的依据为：金寡妇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张太医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努尔哈赤与张居正为同时人；张居正号太岳，“张太医”与“张太岳”近音；张居正为内阁首辅长达“十”年，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去世；同年九月，李成梁提兵出塞破阿台部，斩首一千五百余级，宣辽东捷，二十三岁的努尔哈赤在败兵之间逃脱，次年二月努尔哈赤的父亲与祖父被李成梁兵误杀；努尔哈赤出逃且父亲与祖父被明兵所杀，这当然是“受辱”；张居正任内推行一条鞭法与考成法，改革赋税与官吏升迁制度，不但给民众带来好处，还让大明财政极大改观，这正如给衰败的大明开出了对症的药方，犹如张太医为秦可卿“论病细穷源”并开出药方。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又称张江陵，湖广江陵县（今湖北江陵县）人，祖籍直隶凤阳县，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年，官至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为内阁首辅。任内推行一条鞭法与考成法，改革赋税与官吏升迁制度^②。《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金氏去后，贾珍方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么说的事情么？”尤氏答道：“倒没什么。一进来的时候，脸上倒象有些着了恼的气色似的，及说了半天话，又提起媳妇这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定了。你又叫让他吃饭，他听见媳妇这么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说了几句闲话儿就去了，倒没求什么事。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到那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贾珍说道：“可是。这孩子也糊涂，何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張居正

^② zh.wikipedia.org/wiki/張居正

必脱脱换换的，倘再着了凉，更添一层病，那还了得。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可又值什么，孩子的身子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我正进来要告诉你：方才冯紫英来看我，他见我有些抑郁之色，问我是怎么了。我才告诉他说，媳妇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为不得个好太医，断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无妨碍，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实着急。冯紫英因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现在他家住着呢。这么看来，竟是合该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请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来，明日想必一定来。况且冯紫英又即刻回家亲自去求他，务必叫他来瞧瞧。等这个张先生来瞧了再说罢。”

张友士的医术被冯紫英极为推崇，且推荐给贾珍。即张友士能给贾府秦可卿开药方是由姓冯的引荐的。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时冯保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内廷权力最大；张居正能成为首辅，能前后当国十年，这与大太监冯保的配合与支持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张居正能为大明开出药方与姓冯的支持密切相关。

张友士“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点出张友士有儿子要当官。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利用手中权力帮助自己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张懋修与张嗣修考中状元、榜眼，以便谋取官职。张居正的做官的五个儿子，在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拷打，不是自杀而死就是被发配边疆而死。

贾珍说张友士“能断人的生死”，“竟是合该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亦未可知”，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之方正是关系到大明生死的对症之方，可能用之则生，废之则死。

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说道：“后日是太爷的寿日，到底怎么办？”贾珍说道：“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兼请太爷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爷因说道：‘我是清静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阴鹭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倘或后日这两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连你后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倘或后日你要来，又跟随多少人来闹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说了又说，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升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贾蓉来：“吩咐来升照旧例预备两日的筵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再亲自到西府里去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姪二婶子来逛逛。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业已打发人请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的告诉他。”

尤氏关心张友士来访之事。

贾蓉一一的答应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去冯紫英家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的名帖请那先生去。那先生说道：‘方才这里大爷也向我说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说等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他‘医学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因我们冯大爷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实不敢当。’仍叫奴才拿回来了。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儿罢。”贾蓉转身复进去，回了贾珍尤氏的话，方出来叫了来升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的话。来升听毕，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话下。

张友士住在冯紫英家，说“因我们冯大爷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说了”，称呼年轻的冯紫英为“我们冯大爷”，将冯紫英与贾府的贾珍相提并论，暗示了冯紫英的地位不在张友士之下，且可与贾珍平齐。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能被他称为“冯大爷”的只有一人，即司礼监太监冯保；张居正正是由于得到大太监冯保的支持与配合，才能亲政多年；冯紫英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大顺皇帝李自成，直接覆亡大明之人，当然为“大爷”。

且说次日午间，人回道：“请的那张先生来了。”贾珍遂延入大厅坐下。茶毕，方开言道：“昨承冯大爷示知老先生人品学问，又兼深通医学，小弟不胜钦仰之至。”张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见浅陋，昨因冯大爷示知，大人第谦恭下士，又承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颜汗。”贾珍道：“先生何必过谦。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仰仗高明，以释下怀。”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贾蓉居室，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人了？”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说一说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脉再说的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晓得什么，但是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说的是不是，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势讲一讲，大家斟酌一个方儿，可用不可用，那时大爷再定夺。”贾蓉道：“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迎枕来，一面给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数，宁神细诊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换过左手，亦复如是。诊毕脉息，说道：“我们外边坐罢。”

张友士说“昨因冯大爷示知……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张友士作为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竟然称呼冯紫英为“冯大爷”，这表明了冯紫英虽然年轻，但地位极高。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时冯保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内廷权力最大；张居正能成为首辅，能前后当国十年，这与大太监冯保“冯大爷”的配合与支持密不可分；冯紫英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大顺皇帝李自成；李自成直接覆亡大明，曾经的大明首辅张居正在李自成面前也只能自称“小弟”了；秦可卿的病象征大明之病，大明之病治不好，最后因李自成而覆亡。

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先生请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问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需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需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必然肋下疼痛，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息，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有个准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张友士说秦可卿“脾土被肝木克制”。隐面下的依据为：土，代表百姓；木，代表朱家皇帝；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五行属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位、重用太监、迁都北京、五征蒙古、六下西洋等举措都是为了达到个人野心而不惜让大明百姓生灵涂炭、负担加重，国防失衡，犹如木克制土。

那先生笑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

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药看，若是夜里睡的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缩，必是常长的。是不是？”这婆子答道：“可不是，从没有缩过，或是长两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长过。”先生听了道：“妙啊！这就是病源了。从前若能够以养心调经之药服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来。待用药看看。”于是写了方子，递与贾蓉，上写的是：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云苓三钱 熟地四钱

归身二钱酒洗 白芍二钱 川芎钱半 黄芪三钱

香附米二钱制 醋柴胡八分

怀山药二钱炒 真阿胶二钱蛤粉炒

延胡索钱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 红枣二枚

贾蓉看了，说：“高明的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贾珍说道：“从来大夫不象他说的这么痛快，想必用的药也不错。”贾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因为冯紫英我们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了。既有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贾蓉听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下回分解。

张友士对于秦可卿的病源病情的分析非常专业、深入、准确，并开出了对症的药方。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前后当国十年，任内推行一条鞭法与考成法，改革赋税与官吏升迁制度，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大明二百余年以来身罹各种重病的继续发展，确实是针对大明的重病开出了治国如治病的对症药方并疗效显著；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没有继续执行张居正的改革，大明的重病当然就再度发展，进而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覆亡。

第十一回中，王熙凤说秦可卿“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么着了”，暗示了秦可卿病情加剧。秦可卿“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暗示秦可卿将病死。张友士医术高明，能断人生死，却医不了秦可卿，是由于秦可卿没有张友士所说的“医缘”。张友士说“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篡位为大明埋下病根；秦可卿的病象征大明之病；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已经垂垂老矣，身罹重病，这当然是“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张友士的原型为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他的治国方针正是针对大明重病的对症之方，如果依照其改革继续下去，大明重病当然“可望全愈”；但是万历帝在张居正死后立即抄家张居正，取消改革，这就如“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即暗示大明之病好不了了；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都没有任用恰当的人才管理国家，特别是经济，最终大明在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崩溃之后走向覆亡。

张友士开出的药方中的“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埋下秦可卿无法被医好的另一伏笔。

赵嬷嬷

人物：赵嬷嬷。

别称：赵二家的。

人物关系：是贾琏的乳母。

人物原型：万历初期首辅张居正。

命名思路：

赵，张居正的母亲姓赵；与张居正的“张”近音。赵嬷嬷的两个儿子姓赵，说明其丈夫姓赵，赵嬷嬷本人应不姓赵。

嬷嬷，对奶妈的尊称。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 年）去世时五十七岁。

原文解析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一时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贾琏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赵嬷嬷执意不肯。平儿等早于炕下设下一机，又有一小脚踏，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贾琏向桌上拣两盘肴馔与他放在机上自吃。凤姐又道：“妈妈很嚼不动那个，倒没的硌了他的牙。”因向平儿道：“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妈吃，你怎么不拿了去赶着叫他们热来？”又道：“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嬷嬷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钟，怕什么？只不要过多了就是了。我这会子跑了来，倒也不为饮酒，倒有一件正经事，奶奶好歹记在心里，疼顾我些罢。我们这爷，只是嘴里说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幸亏我从小儿奶了你这么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两个儿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别人也不敢呲牙的。我还再四的求了几遍，你答应的倒好，到如今还是燥屎。这如今又从天上跑出这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靠着咱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

贾琏对乳母赵嬷嬷友好，王熙凤对赵嬷嬷亲热，对赵嬷嬷称贾琏为“你儿子”。反观贾琏的母亲邢夫人在第四十七回骂儿子贾琏为“没孝心雷打的下流种子”。王熙凤让平儿去拿火腿炖肘子来给赵嬷嬷吃，平儿并没有下文。赵嬷嬷说为了给自己两个儿子谋个差事，“再四的求了几遍”贾琏没有结果，最后决定“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即知道王熙凤更有实权。赵嬷嬷非常善于处理与贾琏及王熙凤的关系。

隐面下的依据为：赵嬷嬷的原型为张居正；张居正是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帝宠信的大太监魏忠贤；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张居正得到当时摄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张居正之于年幼的万历帝朱翊钧，犹如赵嬷嬷是贾琏的乳母，皆是前者用心血帮助后者长大；张居正与太监冯保保持友好关系，犹如赵嬷嬷与王熙凤保持友好关系；张居正曾利用手中权力帮助自己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张懋修与张嗣修考中状元、榜眼，以便谋取官职，这就犹如赵嬷嬷利用自己身份为两个儿子在贾府谋取工作；张居正死后被万历帝抄家，直到天启帝朱由校在位的天启二年（1622 年），明廷才给张居正恢复名誉，恢复官秩，重新予以葬祭。

王熙凤要给赵嬷嬷尝贾琏带来的惠泉酒。在第六十二回中，芳官说“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

唐朝张又新撰《煎茶水记》中记录了两个煮茶用水排名。一个是刑部侍郎刘伯刍的七大排名，其中有“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另一个是茶圣陆羽品定的二十大排名，其中有“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雪水第二十”；同时进入排名且位次不变的只有“惠山寺石泉水”，即“惠泉”。北宋米芾在《苕溪诗帖》中说“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明史·李东阳》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李东阳在《秋夜与卢师邵侍御辈饮惠泉酒次联句韵二首》中写道：“惠泉春酒送如泉，都下如今已盛传”，“旋开银瓮泻红泉，一种奇香四座传。”可见，惠泉酒的特点为：水为天下第二好水，酒为红色。惠泉酒为无锡特产，无锡属常州府，与姑苏、扬州都属于明初中央的直隶地区。

“惠”，《说文解字》：“仁也”。“泉”，《说文解字》：“水原也”；《广韵》：“水源也”。荣国公叫贾源。隐面下，荣国公贾源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熙凤的原型为祸国大太监；朱棣重用太监，对于太监正是“惠”；大明亡于大清，大清五行属水，这水源即大明覆亡的原因根源在于明成祖朱棣。

凤姐笑道：“妈妈你放心，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你从小奶的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是现放着奶哥哥，那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是看着‘内人’一样呢。”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嬷嬷也笑个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说‘内人’‘外人’这些混帐原故，我们爷是没有，不过是脸软心慈，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凤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嬷嬷笑道：“奶奶说的太尽情了，我也乐了，再喝一杯好酒。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

赵嬷嬷说“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隐面下的依据为：屋子象征大明天下；万历年间，努尔哈赤从大明独立出来建国后金；后金后来改国号为大清，青，谐音“清”；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清取代大明，夺取了大明之天下。

王熙凤说贾琏“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宠信的大太监魏忠贤；太监为内侍，即“内人”；天启帝朱由校由于大太监魏忠贤篡权专政，当然“慈软”。

赵嬷嬷说“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这暗示贾琏自己是不做主的。隐面下的依据为：赵嬷嬷的原型为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祸国太监魏忠贤；张居正死后，万历帝抄其家，又怠政几十年，不立太子，忽视给予太子与太孙相应的教育，导致万历帝之后的皇帝都极受太监影响；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替万历帝的孙子天启帝朱由校作主决策并专权，引来大明大厦将倾之“愁”。

贾琏此时没好意思，只是讪笑吃酒，说“胡说”二字，“快盛饭来，吃碗子还要往珍大爷那边去商议事呢。”凤姐道：“可是别误了正事。才刚老爷叫你作什么？”贾琏道：“就为省亲。”凤姐忙问道：“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贾琏笑道：“虽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凤姐笑道：“可见当今的隆恩。”

历来听书看戏，古时从未有的。”赵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涂了。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了这些日子，什么省亲不省亲，我也不理论他去；如今又说省亲，到底是怎么个原故？”贾琏道：“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贵贱上分别的。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儿女，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故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意，说椒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国体仪制，母女尚不能惬意。竟大开方便之恩，特降谕诸椒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蹕关防之处，不妨启请内廷太监入其私第，庶可略尽骨肉私情、天伦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谁不踊跃感戴？现今周贵人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了，修盖省亲别院呢。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这岂非有八九分了吗？”

实际上明清皆限制妃嫔皇后人身自由，是不可以省亲的，王熙凤特别说省亲是“古时从未有的”，因此书中设计太上皇、皇太后下圣旨准许省亲。

赵嬷嬷对贾府最大的喜事贾元春省亲的态度为“什么省亲不省亲，我也不理论他去”，即不在乎。

贾琏对赵嬷嬷表达对皇帝的不满，说“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儿女，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

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庚辰侧批：文忠公之嬷。】贾琏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噯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像淌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海舫”，是战船的一种，此处应指大船。大明在万历年间与日本之间的露梁海战，就有福船、楼船、栢槽、沙船、苍船、铜绞艚、海舫、八喇虎等各种战船。

“海塘”，是人工修建的挡潮堤坝。

“舜巡”，舜巡视东南西北四方，确立了“五岁一巡狩”的制度。《史记》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王熙凤说“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点出“太祖皇帝”。赵嬷嬷口中没有提“太祖皇帝”。“太祖皇帝”的可选人选只有三个：元太祖、明太祖、清太祖。隐面下，贾府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的南京皇宫与北京皇宫，“太祖皇帝”是贾府的皇帝，字面上这就只能是明太祖朱元璋，然而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没有巡过。如果“太祖皇帝”直接指明太祖皇帝朱元璋，显然与作书人“真事隐”的写作手法相悖。“太祖皇帝仿舜巡”直接表明这似乎是一个虚构的皇帝。这说明王熙凤口中的“太祖皇帝”要理解为“太、祖皇帝”，即“太皇帝”、“祖皇

帝”。隐面下的依据为：大明的皇帝中死于“巡狩”途中的只有明成祖朱棣；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明太祖禁止太监干政，而明成祖重用太监，明成祖才如太监的“太祖”；天启之前的嘉靖年间，朱棣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正是“太”、“祖”；“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的事件原型应为朱棣在在位期间三次从南京至北京中的一次或多次，其北上以巡狩的名义称为北巡；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蒙古返京途中驾崩。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下诏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北京所需物资，采用河路、海路并举，从南方运到北京，当时海运危险且多有损失。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亲征回师后，下令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永乐十三年（1415年）完工，从此北京所需物资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相对经济地运输，因此朱棣下旨停止海运。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赵嬷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又说“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像淌海水似的！”姑苏，即苏州。苏州与扬州之间正是产惠泉水的无锡。赵嬷嬷把“预备接驾”皇帝与“预备接”贾元春相提并论。隐面下的依据为：咱们贾府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的南京皇宫；太祖皇帝，指明成祖朱棣；贾元春的原型也为明成祖朱棣；赵嬷嬷的原型为张居正；脂批说赵嬷嬷是“文忠公之嬷”，因张居正谥号“文忠”，有著作《张文忠公全集》；赵嬷嬷说的“只预备接驾一次”的事件发生在王熙凤说的“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的事件之前；“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像淌海水似的”的事件原型为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贾府的地点在北京，却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显然是要从姑苏扬州一带接皇帝到北京，才存在“预备接驾”一说；姑苏、扬州邻接入海口，也是京杭大运河的沿线城市，大运河的终点是北京；接驾皇帝，指迎接从外地来到的皇帝，如果皇帝出了皇宫再回到皇宫是不存在“预备接驾”一说的，更不会“把银子都花的像淌海水似的”；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显然北京要“预备接驾”，这个准备工作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持续了十五年；朱棣希望将皇位永传子孙，太子都与父皇住在皇宫，继位直接就在皇宮中继位了，是不存在“接驾”的，所以从朱棣的想法来看，北京“只预备接驾一次”即迎接自己迁都北京；但朱棣没有想到自己的子孙在皇位继承时发生了两次“兄终弟及”的情况，北京皇宫又接驾了两次，一次是接嘉靖帝朱厚熜，另一次是接崇祯帝朱由检。

王熙凤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点出这些外国都是海外国家，需坐海船才能到达中国。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大明重用太监干政从朱棣永乐年间开始；朱棣遣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诸国，推动朝贡体系建构，又恢复市舶司建制，以市舶太监主持朝贡贸易，并“厚往薄来”，优待贡使。

永乐元年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占城、西洋诸国，“设官如洪武初制，寻命内臣提督之”。万历《广东通志》谓永乐元年八月，“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置市舶提举司。命吏部依洪武初制，置提举一员，副提举二员。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者，有官以主之。此置市舶提举之始”

朱棣派郑和六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万国来朝。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迁都北京。大太监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为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永乐二十年

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此为永乐年间最后一次下西洋。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以西洋古里为首有十六国使臣一千两百人来华聚集北京参加盛会，各国都是郑和下西洋交往招徕的海外国家。

隐面下，王熙凤的“我爷爷”的原型应为大太监郑和；从建文四年（1402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正是“二三十年”。王熙凤说“若早生二三十年”与第七回焦大说“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相呼应。

朱棣在位期间三次从南京北巡至北京，四年一巡，犹如舜“五岁一巡狩”。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第一次北巡至北京，选陵地于昌平。

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第二次北巡至北京，将徐皇后葬于长陵。

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第三次北巡至北京，御西宫新殿受朝贺。

在贾府为了接贾元春省亲而准备建大观园时，王熙凤说“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赵嬷嬷说“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王熙凤又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这就表示“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次数不止一次。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元春的原型为永乐帝朱棣；大观园的原型为朱棣选定的北京天寿山皇家陵园；朱棣下令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正如贾府“修理海塘”，明廷建造用于大运河物资运输的船只，正如“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永乐十三年（1415年）后明廷主要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北京所需物资；“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的事件原型为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第三次北巡至北京，此后朱棣再未回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噯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第四回护官符上说“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江南人赵嬷嬷说“龙王来请江南王”，这把“王”的地位至于“龙”之上且暗示“江南王”就是“金陵王”。赵嬷嬷敢说接驾皇帝大花银子是“买这个虚热闹”、“罪过可惜”，还说“我们亲眼看见”江南的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暗示了江南的甄家为在金陵的皇帝家。隐面下的依据为：赵嬷嬷的原型为张居正；张居正反对皇帝铺张浪费，还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大改善；张居正曾为小万历皇帝写罪己诏，还曾大声纠正小万历皇帝的读音；张居正实际掌握明廷最高权力，为大明带来了万历中兴，死后却被万历皇帝抄家，当然会对皇帝有所微词，犹如赵嬷嬷说接驾皇帝是“买这个虚热闹”；江南甄家的原型为永乐“皇帝家”明南京皇宫；明南京皇宫“接驾四次”，指迎接过四位皇帝一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张居正反对皇帝铺张浪费，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六十一·江陵柄政》中有多处记录：

十一月，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宝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间，奉命停止，今忽有此举，是前诏不信也。乞暂停之，以苏民力。」因封还敏疏，遂报罢。

他日，上日讲毕，问居正：「元宵烟火鳌山，祖制乎？」曰：「非也。成化间，以奉母后，时多谏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虽禋，继此当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阁，诸公主厘降，所费甚烦，宜预节省。」上曰：「朕极知民穷。」居正请减元日赐赉，上大然之。

五月戊申，谕修慈庆、慈宁南宫。张居正言：「两宫于万历二年落成，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非所急也。请辍工。」从之。

三月，上疹愈，征光禄寺十万金。张居正上言：「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使积贮空虚，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力加撙节，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矣。」时上渐备六宫，太仓所储，屡有宣进。居正上户部所进御览钱粮数目，请置之坐隅，时赐省览，量入为出。因言：「万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万有奇。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有奇，则已少八十余万矣。五年，岁出四百四十九万有奇，则已多四十余万矣。夫岁出则浮于前，岁入则损于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为出，计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余而后可。况财用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用自足。」上嘉纳之。

从以上记录看来，张居正反对皇帝铺张浪费的建议都被皇帝采纳。

凤姐忙向贾蔷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人，你就带他们去办，这个便宜了你呢。”贾蔷忙陪笑说：“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这可巧了。”因问名字。凤姐便问赵嬷嬷。彼时赵嬷嬷已听呆了话，平儿忙笑推他，他才醒悟过来，忙说：“一个叫赵天梁，一个叫赵天栋。”凤姐道：“可别忘了，我可干我的去了。”说着便出去了。

赵嬷嬷通过与贾琏的关系几句话就让王熙凤为自己儿子赵天梁与赵天栋谋取了工作。隐面下的依据为：赵嬷嬷的原型为张居正；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贾府的原型为明皇宫；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张居正利用手中权力帮助自己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张懋修与张嗣修考中状元、榜眼，以便谋取官职，这就犹如赵嬷嬷利用自己身份为两个儿子在贾府谋取工作。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贾母道：“就忙到这一时，等他家去，你问多少问不得？那一遭儿你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作耳报神的，也不知是来作探子的，鬼鬼祟祟的，倒唬了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和我顽牌呢，还有半日的空儿，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说着，众人都笑了。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

贾母说贾琏“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贾琏的乳母为赵嬷嬷，赵二家的指赵嬷嬷。在贾母看来，赵嬷嬷是贾琏可以信任的人。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赵嬷嬷的原型为万历初期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为万历帝带来万历中兴，却在死后被万历帝抄家，是天启帝朱由校在天启二年（1622年）为张居正恢复了名誉，张居正确实是天启帝可信任的人。

鲍二媳妇

人物：鲍二媳妇。

别称：鲍二家的、鲍二女人。

人物关系：丈夫为鲍二。

人物原型：杨涟。

原文解析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丫头便说道：“二爷也是才来房里的，睡了一会醒了，打发人来瞧瞧奶奶，说才坐席，还得好一会才来呢。二爷就开了箱子，拿了两块银子，还有两根簪子，两匹缎子，叫我悄悄的送与鲍二的老婆去，叫他进来。他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二爷叫我来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知道了。”

贾琏叫丫头把东西“悄悄的送与鲍二的老婆去”，即瞒住王熙凤与鲍二媳妇来往，并表示情谊。贾琏为什么要和仆人鲍二的老婆相好呢？很奇怪。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鲍二媳妇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明光宗崩时，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想摄政，此时杨涟力排众议，反对李选侍摄政，并拥皇长子朱由校即位；天启帝朱由校当时看见杨涟在移宫案的表现后，向身边近侍说“胡子官（即杨涟）真忠臣也”，后来杨涟上疏讲述移宫案始末时，天启帝亦盛称他说“杨涟此奏，朕之污尘方洗，著写手敕奖谕，以风其直”、“杨涟当日竭力愤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①；天启帝即位后宠信大太监魏忠贤，而杨涟与魏忠贤之间为对立关系；天启帝朱由校、魏忠贤、杨涟这三者的关系正如贾琏、王熙凤、鲍二媳妇三者间的关系。

凤姐听了，已气的浑身发软，忙立起来一径来家。刚至院门，只见又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儿，一见了凤姐，也缩头就跑。凤姐儿提着名字喝住。那丫头本来伶俐，见躲不过了，越性跑了出来，笑道：“我正要去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凤姐儿道：“告诉我什么？”那小丫头便说二爷在家这般如此如此，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凤姐喝道：“你早作什么了？这会子我看见你了，你来推干净儿！”说着也扬手一下打的那丫头一个趔趄，便撮手撮脚的走至窗前，往里听时，只听里头说笑。那妇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贾琏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呢？”那妇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贾琏道：“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

鲍二媳妇称王熙凤为“阎王”，希望她“死了就好了”，但贾琏不这么认为。鲍二媳妇是极少数看清楚了王熙凤的危害并说出希望将其除掉的人。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鲍二媳妇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见魏忠贤窃权纳柄，阉党当道误国，于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指出“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认为“寸磔忠贤，不足尽其辜”^②；但是天启帝朱由校未采信，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杨涟

^② zh.wikipedia.org/wiki/杨涟

批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

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怨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上来，也并不忖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贾琏也因吃多了酒，进来高兴，未曾作的机密，一见凤姐来了，已没了主意，又见平儿也闹起来，把酒也气上来了。凤姐儿打鲍二家的，他已又气又愧，只不好说的，今见平儿也打，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动手打人！”平儿气怯，忙住了手，哭道：“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拉我呢？”凤姐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儿，偏叫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了，倒都唬起我来。你也勒死我！”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说道：“不用寻死，我也急了，一齐杀了，我偿了命，大家干净。”

王熙凤夸大矛盾，“撕打”鲍二家的，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鲍二媳妇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恨甚之，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等罪名，逮捕杨涟等人入狱，将其酷法拷讯致死，时年五十三岁^①。

此时戏已散出，凤姐跑到贾母跟前，爬在贾母怀里，只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问怎么了。凤姐儿哭道：“我才家去换衣裳，不防琏二爷在家和人说话，我只当是有客来了，唬得我不敢进去。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原来是和鲍二家的媳妇商议，说我利害，要拿毒药给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儿扶了正。我原气了，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儿两下，问他为什么要害我。他臊了，就要杀我。”

王熙凤哭着向贾母告状说鲍二媳妇的坏话。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鲍二媳妇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魏忠贤曾哭着向天启皇帝告状说杨涟的坏话；杨涟“于天启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魏忠贤“惊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前云：外边有人计害奴婢，且谤皇爷”，“越几日，二更许，忠贤手封墨敕，不由阁票，竟送该科，削涟等为民，时值苦署，钮锁铁铛，惨如炮烙^②”。

正说着，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说：“鲍二媳妇吊死了。”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凤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时，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悄回凤姐道：“鲍二媳妇吊死了，他娘家的亲戚要告呢。”凤姐儿笑道：“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

鲍二媳妇没有任何先兆就吊死了，王熙凤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暗示了鲍二媳妇之死可能是由王熙凤报复而死。王熙凤还说“我正想要打官司呢”。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鲍二媳妇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十九日魏忠贤矫旨提问，反诬陷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杨涟

^② 《明季北略》

后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捕下狱，受酷刑折磨而死^①。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贾母道：“就忙到这一时，等他家去，你问多少问不得？那一遭儿你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作耳报神的，也不知是来作探子的，鬼鬼祟祟的，倒唬了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和我顽牌呢，还有半日的空儿，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说着，众人都笑了。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

贾母说贾琏“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贾琏的乳母为赵嬷嬷，赵二家的应指赵嬷嬷。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又买了两个小丫鬟。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夫妻两口，以备二姐过来时伏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逼勒着与尤老娘写退婚书。

此鲍二之妻为宁国府贾珍给贾琏的，非前文吊死的鲍二媳妇。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琏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称了心。鲍二夫妇见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声唤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唤三姨，或是姨娘。

鲍二之妻“见了如一盆火”，点出“火”字。隐面下的依据为：鲍二媳妇的原型为大明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大明五行属火。

跟的两个小厮都在厨下和鲍二饮酒，鲍二女人上灶。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鲍二因说：“姐儿们不在上头伏侍，也偷来了。一时叫起来没人，又是事。”他女人骂道：“糊涂浑噎了的忘八！你撞丧那黄汤罢。撞丧醉了，夹着你那臊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屁相干！一应有我承当，风雨横竖洒不着你头上来。”这鲍二原因妻子发迹的，近日越发亏他。自己除赚钱吃酒之外，一概不管，贾琏等也不肯责备他，故他视妻如母，百依百随，且吃够了便去睡觉。这里鲍二家的陪着这些丫鬟小厮吃酒，讨他们的好，准备在贾珍前上好。

鲍二好意劝丫头去服侍尤二姐，鲍二之妻却对鲍二说“叫不叫，与你屁相干”，明确暗示鲍二对于尤二姐的关心并不会会有好结果。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鲍二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的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黄道周；鲍二女人的原型为大明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为了国家而于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却遭酷法拷讯惨死狱中；如果天启帝朱由校能够听从杨涟的弹劾，惩治魏忠贤，重用黄道周，那么大明就可能不至于在崇祯朝迅速地覆亡；指出正确方向的杨涟却被拷打致死，杨涟的在天之灵当然会激愤地对同样刚直的天启年间为经筵展书官的黄道周说“叫不叫，与你屁相干”，以表述昏君之下忠臣报国无门的绝望。

四人正吃的高兴，忽听扣门之声，鲍二家的忙出来开门，看见是贾琏下马，问有事无事。鲍二女

^① zh.wikipedia.org/wiki/左光斗

人便悄悄告他说：“大爷在这里西院里呢。”贾琏听了，便回至卧房。

一时鲍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对饮。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

鲍二家的笑说：“你三人就在这里罢，茶也现成了，我可去了。”说着，带门出去。这里喜儿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儿寿儿关了门，回头见喜儿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说：“好兄弟，起来好生睡，只顾你一个人，我们就苦了。”那喜儿便说道：“咱们今儿可要公公道道的贴一炉子烧饼，要有一个充正经的人，我痛把你妈一禽。”隆儿寿儿见他醉了，也不必多说，只得吹了灯，将就睡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话说鲍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编了这混话，越发没了捆儿。你倒不象跟二爷的人，这些混话倒象是宝玉那边的了。”

兴儿打趣薛宝钗与林黛玉，鲍二家的打的是兴儿。鲍二家的提到了贾宝玉。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兴儿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扣门。鲍二家的开了。兴儿笑说：“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鲍二家的听了这句，顶梁骨走了真魂，忙飞进报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惊，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见，于是忙整衣迎了出来。至门前，凤姐方下车进来。

鲍二家的听说王熙凤来了，“顶梁骨走了真魂”，吓得要命，这与荣国府鲍二媳妇因王熙凤而上吊一事相呼应。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鲍二女人的原型为大明天启年间顾命大臣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为了国家而于天启四年（1624 年）六月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甚恨之，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等罪名，逮捕杨涟等人入狱，七月杨涟遭酷法拷讯，五日后，杨涟被阉党锦衣卫都指挥金事许显纯以铁钉穿脑，当场毙命^①；顶梁骨就是头盖骨，杨涟头盖骨被铁钉穿过而死正如“顶梁骨走了真魂”。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杨涟

张华

人物：张华。

别称：女婿。

人物关系：妻子为尤二姐。

人物原型：杨涟。

命名思路：

历史上的张华为西晋大臣。《晋书·张华传》记载：“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张华曾作《女史箴》九段来劝谏当时专权的贾南风贾皇后，但并无作用。晋惠帝时，张华因拒绝政变遭司马伦杀害。被处死前，他叹道：“臣先帝老臣，忠心如丹。臣不畏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

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的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就如西晋张华一样，为“先帝老臣，忠心如丹”，都与当时专权者对立但失败，最后都被处死。

原文解析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贾琏又笑道：“敢自好呢。只是怕你婶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见说你二姨儿已有着人家了。”贾蓉道：“这都无妨。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张家，指腹为婚。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如今这十数年，两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时常报怨，要与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二姨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倒只是婶子那里却难。”贾琏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那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呆笑而已。

张华与尤二姐是“指腹为婚”。张家本来是“皇粮庄头”，“遭了官司败落”后是“穷极了的人”。皇粮庄头，皇帝的皇庄的直接管理负责人。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皇帝；杨涟是明光宗的顾命大臣，他力排众议，并拥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杨涟之于皇帝朱由校，犹如朱由校之父明光宗为其“指”定的忠臣，犹如张华之于尤二姐“指腹为婚”的关系，“尤”同音“由”；设计张华是尤二姐的前夫，是为了让张华与贾琏及王熙凤发生关系，书中张华与尤二姐没有说过一句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继位后四天后病倒。八月丁卯，光宗召见大臣，作为低级官员的杨涟也在其中。光宗命外廷勿信流言，随即驱逐文昇，停封太后之命。此后再召大臣，皆有杨涟。杨涟以小臣受顾命，感激不已，发誓以死相报。九月乙亥朔，光宗崩。杨涟力排众议，反对李选侍摄政，并拥皇长子朱由校即位^①。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杨涟

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璉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璉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张华胜强十倍，遂连忙过来与二姐商议。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致使后来终身失所，今见贾璉有情，况是姐夫将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点头依允。

尤老娘是尤氏的继母。尤氏是贾珍的续妻。尤二姐是尤氏的同父异母妹妹。贾蓉是贾珍的儿子，来劝说尤老娘与尤二姐。

张华首次正式出场就是与贾璉比较，尤老娘说贾璉比张华“胜强十倍”，尤二姐“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璉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张华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尤老娘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从朱由崧的角度，天启皇帝当然比御史“胜强十倍”。

又买了两个小丫鬟。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夫妻两口，以备二姐过来时伏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逼勒着与尤老娘写退婚书。却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后来不料遭了官司，败落了家产，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得起媳妇呢。

皇粮庄头，皇帝的皇庄的直接管理负责人。“仍充此役”四字反映出作书人对官方职位的态度。

张华之祖与父亲都是“皇粮庄头”，暗示了张华家与皇帝有关。张华之祖、父二人结局不好，一死一破产。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张华家的原型为都察院；都察院为明监察机关，左都御史为最高官员；嘉靖年间的左都御史张永明曾弹劾大学士严嵩及子严世蕃贪污，后来因给事中魏时亮弹劾而辞去，次年卒；万历末年与天启年初的左都御史张问达，被魏忠贤同党弹劾其赃私，命追款十万，遂破产；杨涟为天启年间的左副都御史，于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遭魏忠贤酷刑致死。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兴儿想了想，说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凤姐儿接着道：“怎么样？快说呀。”兴儿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姓张，叫什么张华，如今穷的待好讨饭。珍大爷许了他银子，他就退了亲了。”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回头便望丫头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小忘八崽子，头里他还说他不知道呢！”

兴儿说张华“如今穷的待好讨饭”。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凤姐一面使旺儿在外打听细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现在才十九岁，成日在外嫖赌，不理生业，家私花尽，父亲撵他出来，现在赌钱厂存身。父亲得了尤婆十两银子退了亲的，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华。凤姐都一一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两银子与旺儿，

悄悄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着他写一张状子，只管往有司衙门中告去，就告璉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等语。这张华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

张华“现在才十九岁”，“在赌钱厂存身”。尤二姐与张华是“指腹为婚”，那么尤二姐应在十八岁左右。隐面下，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朱聿键于福州称帝；南明弘光元年为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次年，犹如崇祯十八年。

旺儿领命，只得细说与张华。凤姐又吩咐旺儿：“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词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自有道理。”旺儿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张华状子上添上自己，说：“你只告我来往过付，一应调唆二爷做的。”张华便得了主意，和旺儿商议定了，写了一纸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冤。

王熙凤设计了官司，让张华“往都察院喊了冤”，点出“都察院”与“冤”。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因弹劾魏忠贤而遭酷刑致死；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恨甚之；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十九日魏忠贤矫旨提问，反诬陷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①；后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捕下狱，受酷刑折磨而死；这个案件正是魏忠贤在“都察院”一手制造的“冤”案，犹如王熙凤为张华设计冤案。

察院坐堂看状，见是告贾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儿一人，只得遣人去贾府传旺儿来对词。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带信。那旺儿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带信，早在这条街上等候。见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动众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众青衣不敢，只说：“你老去罢，别闹了。”于是来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将状子与他看。旺儿故意看了一遍，碰头说道：“这事小的尽知，小的主人实有此事。但这张华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攀扯小的在内。其中还有别人，求老爷再问。”张华碰头说：“虽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儿故意急的说：“糊涂东西，还不快说出来！这是朝廷公堂之上，凭是主子，也要说出来。”张华便说出贾蓉来。

受王熙凤指使，张华在都察院告假状。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杨涟；杨涟在都察院告魏忠贤。

察院听了无法，只得去传贾蓉。凤姐又差了庆儿暗中打听，告了起来，便忙将王信唤来，告诉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虚张声势警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银子与他去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赃银。次日回堂，只说张华无赖，因拖欠了贾府银两，枉捏虚词，诬赖良人。都察院又素与王子腾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况是贾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传贾蓉对词。

王熙凤竟然完全掌控监察机关都察院，让其听从自意，“枉捏虚词，诬赖良人”。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年）害死东林六君子，其中三位都是都察院的御史，即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御史袁化中。

凤姐儿又冷笑道：“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们周全。我虽然是个呆子，也呆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绝后，我岂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嫂子的令妹就是

^① zh.wikipedia.org/wiki/左光斗

我的妹子一样。我一听见这话，连夜喜欢的连觉也睡不成，赶着传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进来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见识，他们倒说：‘奶奶太好性了。若是我们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样，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迟。’我听了这话，教我要打要骂的，才不言语。谁知偏不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里又跑出一个张华来告了一状。我听见了，吓的两夜没合眼儿，又不敢声张，只得求人去打打听这张华是什么人，这样大胆。打听了两日，谁知是个无赖的花子。我年轻不知事，反笑了，说：‘他告什么？’倒是小子们说：‘原是二奶奶许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冻死……’”

王熙凤说“半空里又跑出一个张华来告了一状”，“吓的两夜没合眼儿”。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认为应该凌迟魏忠贤；魏忠贤的反应是“权珰惊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前云：外边有人计害奴婢，且谤皇爷。^①”

贾蓉又道：“那张华不过是穷急，故舍了命才告。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儿，竟许他些银子，只叫他应了妄告不实之罪，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时再给他些个银子就完了。”

贾蓉说张华“舍了命才告”。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杨涟；杨涟“舍了命才告”魏忠贤。

贾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说，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这事还得我了才好。如今我竟去问张华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来仍嫁他去，若说要钱，我们这里少不得给他。”

贾蓉尊重张华。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只叫他要原妻，这里还有许多赔送外，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人来对词，那人原说的：“张华先退了亲。我们皆是亲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并无娶嫁之说。皆因张华拖欠了我们的债务，追索不与，方诬赖小的主人那些个。”察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况又受了贿，只说张华无赖，以穷讹诈，状子也不收，打了一顿赶出来。庆儿在外替他打点，也没打重。又调唆张华：“亲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亲事，官必还断给你。”于是又告。王信那边又透了消息与察院，察院便批：“张华所欠贾宅之银，令其限内按数交还，其所定之亲，仍令其有力时娶回。”又传了他父亲来当堂批准。他父亲亦系庆儿说明，乐得人财两进，便去贾家领人。凤姐儿一面吓的来回贾母，说如此这般，都是珍大嫂子干事不明，并没和那家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断。

王熙凤一边调唆张华，一边控制都察院。

凤姐在旁又说：“张华的口供上现说不曾见银子，也没见人去。他老子说：‘原是亲家母说过一次，并没应准。亲家母死了，你们就接进去作二房。’如此没有对证，只好由他去混说。幸而涟二爷不在家，没曾圆房，这还无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岂不伤脸。”

贾母听了，便说：“可见刁民难惹。既这样，凤丫头去料理料理。”凤姐听了无法，只得应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贾蓉深知凤姐之意，若要使张华领回，成何体统，便回了贾珍，暗暗遣人去说张

^① 《明季北略》

华：“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执定主意，岂不怕爷们一怒，寻出个由头，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有了银子，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你若走时，还赏你些路费。”张华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和父亲商议已定，约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回原籍去了。贾蓉打听得了，来回贾母凤姐，说：“张华父子妄告不实，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毕。”凤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去，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不怕张华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妥当，且再作道理。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该如此将刀靶付与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复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他，或说他作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旺儿领命出来，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闷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你要扯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过不究。

贾母表态说张华“刁民难惹”，然后授权王熙凤去处理。也就是说，张华的命运是由贾府最高权力掌管者决定的。

王熙凤要“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旺儿说张华“在京口地界”“被截路人打闷棍打死了”。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华的原型为天启年间顾命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杨涟因弹劾魏忠贤而遭酷刑致死；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指出“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认为“寸磔忠贤，不足尽其辜”，但是熹宗未采信，批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①，这就犹如贾母对张华定性“刁民难惹”；魏忠贤恨甚之；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十九日魏忠贤矫旨提问，反诬陷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②；后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捕下狱；杨涟被阉党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以铁钉穿脑，当场毙命；魏忠贤下令许显纯要悄无声息地杀死杨涟，让他的冤屈和酷刑完全无人知晓，不想狱中看守竟然悄悄保留了杨涟的两封遗书，这就犹如王熙凤“务将张华治死”，却不想旺儿还有良心，暗中放过了张华。

杨涟临死之前写下血书，死后随尸体抬出：

连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

打问之时，枉处赃私，杀人献媚，五日一比，限限严旨。家倾路远，交绝途穷，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连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坚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杨涟之死悲惨异常，“许显纯密承珰意，异刑酷拷，肉绽骨裂，坐赃二万，五日一比，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杨涟

^② zh.wikipedia.org/wiki/左光斗

髓血飞溅，死而复甦。许显纯竟将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门都丝。公骂不绝口。复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仍加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时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亘天，挨延七日，始得领埋之旨。随行舁槨，田尔耕又复使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蝇填集，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以恶木殓之。^①”

杨涟死后，崇祯帝朱由检评价杨涟：

朕阅往牒，有精忠亮节，浩气刚风，苟利社稷，不惜一死者，辄歔歔凭吊，尚嘉壮之。惟尔贞诚，自矢孤介性成。皇考违和，以笃祐切经心之痛；熹皇御极，以沉忧奠磐石之安，一议而正名定分攸关。再疏而保身保家莫顾，群凶构陷，锻炼骈多，而尔肉绽而忠弥完，身忘而志如在，能承顾命，不能殄愠于宵人，能矢艰贞，不能谢诬于讐吻，能使故乡老幼号泣遮留，不能使侦逻朋谋少宽箠楚，能使封仗弹文，嵒崎历落，不能使横张瑯焰，共见丹忱。尔不云乎：“三朝豢养，一念独盟。”二祖十宗，实鉴此心，天下后世，共见此血。庶几其无愧欤。”^②

钱谦益在为杨涟写的墓志铭中说：

天启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公劾奏逆阉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诏狱。后三年，今天子即位，追录死阉忠臣，以公为首。又五年，其友人陈愚撰次行状，率其二子，跋涉数千里，请志公墓。

呜呼！公之死，惨毒万状，暴尸六昼夜，蛆虫穿穴。毕命之夕，白气贯北斗，灾眚叠见，天地震动，其为冤天犹知之，而况于人乎？当其舁槨就征，自云阜抵汴，哭送者数万人，壮士剑客，聚而谋篡夺者几千人，所过市集，攀槛车看忠臣，及炷香设祭祀生还者，自豫、冀达荆、吴，绵延万余里。追赃令亟，卖菜洗削者，争持数钱，投县令匭中，三年而后止。昭雪之后，街谈巷议，动色相告，芸夫牧竖，有叹有泣。公之忠义激烈，波荡海内，夫岂待志而后著。击奸之疏，潜忠之纶，大书特书，载在国史，虽微志，谁不知之？若夫光宗皇帝之知公，与公之受知于先帝，君臣特达，前史无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不悔者在此，而群小之定计杀公者亦在此。谦益苟畏祸惧死，没而不书，则举世无有知之者矣。^③

^① 《明季北略》卷二

^②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补遗《崇祯诰命》

^③ zh.wikisource.org/wiki/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諡忠烈楊公墓誌銘

坠儿

人物：坠儿。

别称：小丫头子。

人物关系：主人为贾宝玉，有母亲在贾府。

人物原型：袁崇焕

命名思路：

坠，谐音“罪”。

儿，男儿。

坠儿，谐音“罪儿”。隐面下的依据为：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后金可汗皇太极率兵直逼帝都北京城下，袁崇焕千里赴救大战后金军于广渠门，将其击退；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却遭崇祯帝朱由检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判凌迟处死。袁崇焕刑前遗言为：“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保辽东。”

原文解析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一时，只见一个小丫头子跑来，见红玉站在那里，便问道：“林姐姐，你在这里作什么呢？”红玉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红玉道：“那去？”坠儿道：“叫我带进芸二爷来。”说着一径跑了。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

丫鬟坠儿说“叫我带进芸二爷来”，并无意之间为贾芸与林红玉牵线。隐面下的依据为：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袁崇焕是明末守卫山海关及辽东的关键人物，他曾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大力构筑“关宁锦防线”，多次和后金部队在该防线交战，最后却因大清的反间计被明廷判以凌迟，这让辽东战事更加败坏，并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以至于最后大清多次攻入关内，农民军攻入北京内城，大明覆亡；福王朱由崧因为大明覆亡了才有机会登上帝位，因此袁崇焕之死，间接为福王朱由崧登上帝位牵线搭桥。

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那贾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四目恰相对时，红玉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蘅芜苑去了。不在话下。这里贾芸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芸进去。贾芸看时，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

“贾芸随着坠儿”“来至怡红院中”，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怡红院的原型为宫内女官尚宝司，管理宝玺；贾芸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印玺；弘光帝在明南京皇宫登基，当然其印玺也就如进入了尚宝司。

宝玉也不甚留，只说：“你明儿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出了怡红院，贾芸见四顾无人，便把脚慢慢停着些走，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先问他“几岁了？名字叫什么？你父母在那一行上？在宝叔房内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钱？共总宝叔房内有几个女孩子？”那坠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贾芸又道：“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坠儿笑道：“他倒叫小红。你问他作什么？”贾芸道：“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我倒拣了一块。”坠儿听了笑道：“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帕子。我有那么大工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蘅芜院门口儿说的，二爷也听见了，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拣了，给我罢。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原来上月贾芸进来种树之时，便拣了一块罗帕，便知是所在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见红玉问坠儿，便知是红玉的，心内不胜喜幸。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了出来，向坠儿笑道：“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了他的谢礼，不许瞒着我。”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贾芸，回来找红玉，不在话下。

贾芸问坠儿话，想通过帕子与林红玉建立感情联系。

蘅芜苑是薛宝钗的住处，坠儿在“蘅芜院门口”听林红玉的话，即来到了薛宝钗住处门口。隐面下的依据为：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天启六年（1626年年）八月，后金可汗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继位，袁崇焕派遣使者去悼念，以窥视其虚实，以缓兵之计在维持表面和平的状态下加紧修建防御工事；这就犹如坠儿来到了薛宝钗的住处门口。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瞧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又有一人说话：“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罢。”又听道：“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又答道：“我既许了谢你，自然不哄你。”又听说道：“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拣的人，你就不拿什么谢他？”又回道：“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家，拣了我的东西，自然该还的。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半晌，又听答道：“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罢。——你要告诉别人呢？须说个誓来。”又听说道：“我要告诉一个人，就长一个疔，日后不得好死！”又听说道：“嗳呀！咱们只顾说话，看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槁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顽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的见，就别说了。”

坠儿为林红玉与贾芸牵线搭桥。坠儿向林红玉要两份谢礼，一份给自己，一份给贾芸。隐面下的依据为：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袁崇焕先要资源后办事。

《明实录·崇祯实录》卷一记载：“癸酉，召廷臣及督师尚书袁崇焕于平台。上慰劳甚，至问边关何日可定？崇焕应曰：‘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慷慨请兵械转饷。且曰：‘边臣效命，动忧掣肘；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皆与边臣尽相呼，应始可成功’。上曰：‘然’。”

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

坠儿说“何曾见林姑娘了”，是说实话。坠儿没有想到这是薛宝钗的反间计。

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红玉又道：“这可怎么样呢？”坠儿道：“便是听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红玉道：“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

薛宝钗施用反间计陷害林黛玉，林红玉当真，产生对林黛玉不满之意。而坠儿说“便是听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表现出坠儿爽直粗犷的个性。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坠儿的原型为镇守辽东的督师袁崇焕，据传其打仗时的口头禅为“掉哪妈！顶硬上”；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后金可汗皇太极率兵直逼帝都北京城下，袁崇焕千里赴救大战后金军于广渠门，将其击退；皇太极设反间计，传闻袁崇焕与清军定有密约，并纵放捉获的太监听闻后遣返回去告诉崇祯帝朱由检；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遭崇祯帝朱由检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判凌迟处死。

《明季北略·第四卷崇祯元年戊辰》中有如下记载：

袁崇焕陞见

先是崇焕在宁远，专主款。六年十月，遣喇嘛僧留南木座等往大清军中诘问，意欲议和。僧回，上诏曰：「喇嘛请劝之书，诈也。宜整以备之，无为逊言所愚。」七年二月，崇焕奏：「敌使恭顺求款。」上亦谓：「诚伪未可信。」七月，崇焕以主侦敌之说，物议纷纷，遂以病乞归。故和议未就。

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焕于平台，慰劳甚至。问：「边关何日可定？」崇焕应曰：「臣请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上曰：「五年灭敌，朕不吝封侯之赏。」时，四辅臣钱龙锡等侍立，俱奏曰：「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悦，赐茶果瓜饼而退。焕出，朝臣问：「五年之期，当有定算否？」焕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圣心。」识者曰：「主上英明，后且按期责效，崇焕不旋踵矣。」时期议忧毛文龙难取，大学士钱龙锡过崇焕，语及之，遂定计出。

癸未，赐崇焕尚方剑。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

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因奏减岛粮兵变可图，遂减八万，止解二万八千，后竟不解。

隐面下，袁崇焕与后金皇太极议和，犹如“偷金”；袁崇焕收到皇太极的信说“使杀文龙，佯许还辽”，犹如坠儿听到薛宝钗找林黛玉之语。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蒋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初会，便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诀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谊。”琪官接了，笑道：“无功受禄，何以克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还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

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便问他：“往那里去了？”宝玉道：“马上

丢了。”睡觉时只见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说道：“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那条还我罢。”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才是，心里后悔，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赔你一条罢。”袭人听了，点头叹道：“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起混帐人去。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再要说几句，又恐恼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一宿无话。

贾宝玉把“扇子上的坠儿”送给琪官蒋玉菡，却说“马上丢了”。扇坠坠儿与丫头坠儿同名。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玉玺；蒋玉菡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的宝玺；“扇子上的坠儿”，扇，谐音“散”，“坠儿”可指丫头坠儿；坠儿的原型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袁崇焕；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己巳之变，后金可汗皇太极率兵直逼帝都北京城下，袁崇焕千里赴救大战后金军于广渠门，将其击退；次年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作为保卫北京的马上统帅，却被崇祯帝朱由检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判凌迟，死于北京甘石桥，这一年为马年；大明失去了镇守辽东的主帅，即“马上”的统帅在“马年”“丢了”。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袭人笑道：“那里一时都打得完，如今先拣要紧的打两个罢。”莺儿道：“什么要紧，不过是扇子、香坠儿、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莺儿道：“汗巾子是什么颜色的？”宝玉道：“大红的。”

汗巾。巾，谐音“金”。隐面下，后“金”的君主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大“汗”。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宝玉笑道：“让我从后门出去，到那窗根下听听说些什么，来告诉你。”说着，果然从后门出去，至窗下潜听。只闻麝月悄问道：“你怎么就得了的？”平儿道：“那日洗手时不见了，二奶奶就不许吵嚷，出了园子，即刻就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查访。我们只疑惑那姑娘的丫头，本来又穷，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拿了起来也是有的。再不料是你们这里的。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你们这里的宋妈妈去了，拿着这支镯子，说是小丫头子坠儿偷起来的，被他看见，来回二奶奶的。我赶着忙接了镯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争胜要强的，那一年有一个良儿偷玉，刚冷了一二年，还有人提起来趁愿，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金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这样，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只当没有这事，别和一个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听了也生气。三则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的，谁知镯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儿雪化尽了，黄澄澄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呢，我就拣了起来。’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你们以后防着他些，别使唤他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麝月道：“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怎么这么眼皮子浅。”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说的，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了，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说着便作辞而去。

平儿告诉麝月说坠儿偷了镯子，是“偷金子的”，麝月感到意外。平儿的判断全凭她一人说，并没有问过坠儿，主观性很强，唯一的依据是宋妈说的在坠儿处找到了镯子。隐面下的依据为：平儿与晴雯的原型都为崇祯帝朱由检；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坠儿的原型为蓟辽督师袁崇焕；“金”指后金；平儿说坠儿“偷金”的事件原型为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之事，即“偷与后金议和”；天启六年八月，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病逝，袁崇焕派遣使者去悼念，以窥视其虚实；后金的继任者皇太极派遣使者到袁崇焕处，双方欲议和，皇太极甚至

自降身份称臣；袁崇焕议和之初，明廷并不所知，后认为并非良策，于是频繁下旨禁止，但袁崇焕则因为要修筑防御工事而坚持己见，最终修筑好城墙，基本构建完成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关宁锦防线）^①；崇祯二年（1629年），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破长城喜峰口而入关；袁崇焕一得到消息立刻千里赴救，京师却谣言纷起，说袁崇焕纵敌拥兵；清军又设反间计，传闻袁崇焕与清军定有密约，并纵放捉获的太监听闻后遣返回明廷去告诉崇祯帝，这加重了崇祯帝的疑心，最终将袁崇焕下狱磔杀。

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作出这丑事来。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强的，如今病着，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等好了再告诉你。”晴雯听了，果然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宝玉忙劝道：“你这一喊出来，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之心了。不如领他这个情，过后打发他就完了。”晴雯道：“虽如此说，只是这口气如何忍得！”宝玉道：“这有什么气的？你只养病就是了。”

晴雯要撵走坠儿。坠儿从来没有自己承认是贼，但被认为是贼，是被冤枉。

贾宝玉称赞坠儿是“伶俐人”，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玉玺；袁崇焕镇守辽东有方，防卫大明得力，当然是“伶俐人”。

晴雯又骂小丫头们：“那里钻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唬的小丫头子纂儿忙进来问：“姑娘作什么？”晴雯道：“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了你不成？”说着，只见坠儿也蹭了进来。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这里又放月钱了，又散果子了，你该跑在头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坠儿只得前凑。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坠儿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开坠儿，按晴雯睡下，笑道：“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的？这会子闹什么！”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进来，说道：“宝二爷才告诉了我，叫我告诉你们，坠儿很懒，宝二爷当面使他，他拨嘴儿不动，连袭人使他，他背后骂他。今儿务必打发他出去，明儿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嬷嬷听了，心下便知镯子事发，因笑道：“虽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打发他。”晴雯道：“宝二爷今儿千叮万嘱咐的，什么‘花姑娘’‘草姑娘’，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麝月道：“这也罢了。早也去，晚也去，带了去早清净一日。”

坠儿来见晴雯，晴雯用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打骂坠儿。麝月说晴雯在病中打骂坠儿是“又作死”。晴雯擅自主张要把坠儿“今儿务必打发他出去”。麝月附和晴雯的决定。

晴雯要把坠儿撵出去，行为越权并过火。坠儿是第一个被撵出贾府的人。第六十回，芳官说“一个是坠儿的，也还没补”，明确表示坠儿被晴雯撵出去了。晴雯把坠儿撵走，并不是因为坠儿“偷金”，而是说他“很懒”，且说坠儿“背后骂”袭人。坠儿“背后骂”袭人，说明坠儿与袭人是对立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己巳之变后，袁崇焕被崇祯帝朱由检袁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于崇祯三年（1630年）遭判凌迟，死于北京甘石桥，确实是被崇祯帝“乱戳”、“务必打发他出去”；崇祯帝朱由检处死镇守辽东的第一功臣袁崇焕，恶化了辽东局势，进而恶化了全国局势，这就犹如晴雯“又作死”，最终崇祯帝朱由检因李自成兵攻入北京内城而自缢；袁崇焕被杀有利于李自成，当然李自成会如麝月一样附和；

^① zh.wikipedia.org/wiki/袁崇焕

多尔袞随后带领大清取代了大明，以袁崇焕的忠心，他当然会骂多尔袞。

宋嬷嬷听了，只得出去唤了他母亲来，打点了他的东西，又来见晴雯等，说道：“姑娘们怎么了，你侄女儿不好，你们教导他，怎么撵出去？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晴雯道：“你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干。”那媳妇冷笑道：“我有胆子问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他纵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说话，虽是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们就使得，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晴雯听说，一发急红了脸，说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撒野，也撵出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便是叫名字，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何况我们！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他呢，此是一件。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字回话，难道也称‘爷’？那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一日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我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那媳妇听了，无言可对，亦不敢久立，赌气带了坠儿就走。宋妈妈忙道：“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你女儿在这屋里一场，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便有谢礼，他们也不希罕，——不过磕个头，尽了心。怎么说走就走？”坠儿听了，只得翻身进来，给他两个磕了两个头，又找秋纹等。他们也不睬他。那媳妇噤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

坠儿的母亲说坠儿是晴雯的侄女，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袁崇焕是崇祯帝于崇祯元年（1628 年）亲自任命的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崇祯二年（1629 年）袁崇焕千里赴救北京城，崇祯三年（1630 年）崇祯帝却凌迟处死袁崇焕；崇祯帝朱由检处死自己镇守辽东的重臣，犹如晴雯撵走自己的侄女坠儿。

坠儿被晴雯撵走时，来与秋纹告别，暗含坠儿先走，秋纹后走之意。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蓟辽督师袁崇焕与蓟辽总督洪承畴是大明先后防守辽东的军事统帅；崇祯三年（1630 年）崇祯帝朱由检处死袁崇焕，崇祯十五年（1642 年），明军军事统帅洪承畴在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大明大厦将倾。

坠儿的妈在与晴雯争执后“噤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隐面下的依据为：坠儿的妈的原型可能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孙承宗大胆起用袁崇焕等人，做好宁远防御工事；崇祯四年八月（1631 年），因祖大寿战败降清，崇祯帝朱由检罢免孙承宗官职；崇祯十一年（1638 年），清兵第四次入长城，攻高阳，孙承宗年已七十五岁，率领全家子孙拒守，一家四十余口皆壮烈战死^①。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袭人送母殡后，业已回来，麝月便将平儿所说宋妈坠儿一事，并晴雯撵逐出去等话，一一也曾回过宝玉。袭人也没别说，只说太性急了些。

^① zh.wikipedia.org/wiki/孙承宗

“宋妈坠儿一事”，将宋妈与坠儿相提并论。宋妈说坠儿偷镯子的时候“被他看见”，但镯子是如何从坠儿手中到宋妈手中没有提，坠儿如何自辩也没有提。这样就存在宋妈诬陷坠儿的可能。宋妈是谁呢？她是袭人的手下。首次出现在第三十七回中，“袭人打点齐备东西，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来”，打发她给史湘云送东西。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骂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得骂得，谁许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闲事了？都这样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你见前儿坠儿的娘来吵，你也来跟他学？你们放心，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老太太又不得闲心，所以我没回。等两日消闲了，咱们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风煞一煞儿才好。宝玉才好些，连我们不敢大声说话，你反打的人狼号鬼叫的。上头能出了几日门，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睛里没了我们，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他不要你这干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

麝月说“等两日消闲了”要把“坠儿的娘”这样的人的“威风煞一煞”。隐面下的依据为：坠儿的娘的原型可能为辽东经略孙承宗；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红玉的，琏二奶奶要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还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的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老了，倒难回转。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说，没有不成的。”

芳官说柳五儿可以补上林红玉或者坠儿离开的空缺。芳官只是一个丫鬟，是否需要柳五儿补上要贾宝玉才能决定，芳官有越位之嫌。事实上贾宝玉房间里并不缺少丫鬟。林红玉只是换了主子，还在贾府。坠儿是被撵出了贾府，她的位置并没有让柳五儿去补上。隐面下的依据为：芳官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福临；坠儿的原型为蓟辽督师袁崇焕；柳五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由于崇祯帝朱由检杀掉成功保卫北京城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引起辽东军心不稳，缺乏统帅，最终辽东战事的加剧导致无法平息农民军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登基成为弘光帝；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军攻入南京，弘光帝朱由崧被俘虏。

鲍二

人物：鲍二。

别称：无。

人物关系：老婆为鲍二家的。

人物原型：黄道周。

命名思路：

鲍，本意为盐腌的鱼，比喻小人。第四回有脂批“渐入鲍鱼肆，反恶芝兰香。”《孔子家语·六本》有“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明史·列传·黄道周》记载，黄道周曾对崇祯帝朱由检进言说：“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天下总此人才，不在廊庙则在林薮。”，结果“帝益不怪，斥为民。”明末的皇帝，以小人为君子，以君子为小人、为“鲍”，终至救国无策，只能覆亡。

二，黄道周是天启“二”年（1622年）的进士。黄道周既在大明为官，也在南明为官，“二”次出仕。

原文解析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丫头便说道：“二爷也是才来房里的，睡了一会醒了，打发人来瞧瞧奶奶，说才坐席，还得好一会才来呢。二爷就开了箱子，拿了两块银子，还有两根簪子，两匹缎子，叫我悄悄的送与鲍二的老婆去，叫他进来。他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二爷叫我来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知道了。”

首先出场的是鲍二老婆，不是鲍二。

贾琏一径出来，和林之孝来商议，着人去作好作歹，许了二百两发送才罢。贾琏生恐有变，又命人去和王子腾说，将番役作人等叫了几名来，帮着办丧事。那些人见了如此，纵要复辩亦不敢辩，只得忍气吞声罢了。贾琏又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年帐上，分别添补开销过去。又梯已给鲍二些银两，安慰他说：“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鲍二又有体面，又有银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贾琏，不在话下。

鲍二首次出场时，是老婆死后领贾琏给的银子。

贾琏给鲍二媳妇娘家的亲戚“许了二百两发送”，“又梯已给鲍二些银两”，这体现了贾琏有人情的一面。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鲍二的原型为黄道周，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因丁忧去职；天启帝朱由校对于死去的臣子的亲戚有温情的一面，“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犹如贾琏。

明史记载天启年间：“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

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着，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①”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次日命人请了贾璉到寺中来，贾珍当面告诉了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于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又买了两个小丫鬟。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夫妻两口，以备二姐过来时伏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逼勒着与尤老娘写退婚书。

贾璉在“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给尤二姐买了房子，说明尤二姐并不住在贾府。北京有花枝胡同。隐面下的依据为：宁府荣府的原型为明南京北京两座皇宫；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改福州府为天兴府，福州的位置当然在南京北京之外。

前文贾璉在荣国府的仆人为鲍二，这里贾珍把宁国府的仆人鲍二送到小花枝巷尤二姐做仆人。这两个鲍二并非一人，但为什么又都叫鲍二呢？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璉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荣国府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小花枝巷房子的原型为隆武帝朱聿键的天兴府；两个鲍二的原型都为黄道周；贾璉在荣国府的仆人鲍二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黄道周，黄道周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因丁忧去职，到崇祯三年（1630年），有任右中允，但又被崇祯帝降级外调；宁国府的鲍二的原型为南明弘光时期的黄道周，弘光帝在明南京皇宫登基，黄道周任弘光朝礼部尚书；弘光帝亡后，黄道周至福建福州，被隆武帝朱聿键封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兵部尚书^②；曾在南京小朝廷做官的黄道周到福州为隆武帝朱聿键做事，犹如宁国府鲍二被送入小花枝巷房子为尤二姐做事。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璉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称了心。鲍二夫妇见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声唤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唤三姨，或是姨娘。

鲍二“见了如一盆火”，点出“火”字。隐面下的依据为：鲍二的原型为黄道周；黄道周为大明与南明的大臣，南明的国号也是“大明”；大明五行属火。

那贾璉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

贾璉“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说明鲍二曾经对贾璉“提三说二”过。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璉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鲍二的原型为黄道周；黄道周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黄道周曾经对天启帝朱由校否定过其欲重用毛文龙的决策——“辽事方急，毛文龙自诩镇江之捷，当关者欲藉之收觉华岛，渐图河西。上其议于朝，当发兵饷百万，道周独决其非策。已而，文龙卒无成。魏忠贤用事，

^① 《明熹宗愍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二》天启二年五月

^② zh.wikipedia.org/wiki/黄道周

道周拂衣归。^①”

贾璉让黄道周称尤二姐为奶奶。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璉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鲍二的原型为黄道周；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黄道周被隆武帝朱聿键封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兵部尚书。

说话之间，尤二姐已命人预备下酒饌，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无避讳。那鲍二来请安，贾珍便说：“你还是个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不可在外头吃酒生事。我自然赏你。倘或这里短了什么，你璉二爷事多，那里人杂，你只管去回我。我们弟兄不比别人。”鲍二答应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这脑袋了。”贾珍点头说：“要你知道。”当下四人一处吃酒。

贾珍对鲍二说“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鲍二说如果服侍尤二姐不尽心就“不要这脑袋了”，即鲍二可为尤二姐而死。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鲍二的原型为隆武帝朱聿键的兵部尚书黄道周；当时郑芝龙实际掌握兵权而不发兵抗清，黄道周只得自己返乡筹兵筹粮；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另有一月粮，出师江西向清兵发起进攻，但全军崩溃，黄道周被俘后至金陵狱中^②，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就义；此年八月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军追杀而死；黄道周可为隆武帝而死犹如鲍二可为尤二姐而死。

跟的两个小厮都在厨下和鲍二饮酒，鲍二女人上灶。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鲍二因说：“姐儿们不在上头伏侍，也偷来了。一时叫起来没人，又是事。”他女人骂道：“糊涂浑吃了的忘八！你撞丧那黄汤罢。撞丧醉了，夹着你那脖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屁相干！一应有我承当，风雨横竖洒不着你头上来。”这鲍二原因妻子发迹的，近日越发亏他。自己除赚钱吃酒之外，一概不管，贾璉等也不肯责备他，故他视妻如母，百依百随，且吃够了便去睡觉。

鲍二好意劝丫头去服侍尤二姐，却被妻子骂“挺你的尸去”。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鲍二的原型为隆武帝朱聿键的兵部尚书黄道周；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黄道周出师江西向清兵发起进攻，但全军崩溃，次年三月就义，当然是“挺尸”了。

^① 《东林列传·卷十二·黄道周传》

^② zh.wikipedia.org/wiki/黄道周

倪二

人物：倪二。

别称：醉金刚。

人物关系：有女儿，认识马贩子王短腿。

人物原型：史可法。

命名思路：

倪，与史同韵。

二，兄弟二人。史可法有个弟弟史可程，兄弟仅二人。史可法在弘光朝初期为南京兵部尚书，作为百官之首，位仅在弘光帝之下，排第二。

原文解析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不言卜家夫妇，且说贾芸赌气离了母舅家门，一径回归旧路，心下正自烦恼，一边想，一边低头只管走，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芸唬了一跳。听醉汉骂道：“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来了。”贾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汉一把抓住，对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紧邻倪二。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如今正从欠钱人家索了利钱，吃醉回来，不想被贾芸碰了一头，正没好气，抡拳就要打。只听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听见是熟人的语音，将醉眼睁睁开看时，见是贾芸，忙把手松了，趑趄着笑道：“原来是贾二爷，我该死，我该死。这会子往那里去？”贾芸道：“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贾芸道：“老二，你且别气，听我告诉你这原故。”说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我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也罢，你也不用愁烦，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若用什么，只管拿去买办。但只一件，你我作了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头有名放帐，你却从没有和我张过口。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缠，利钱重？若说怕利钱重，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也不用写文约，若说怕低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给你了，各自走开。”一面说，一面果然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

此回回目以“醉金刚”作为倪二的别称。金刚为佛教语。“佛问。何谓金刚。答言无能截断者。以故名曰金刚。佛不可议。诸法亦不可议。以是为金刚。”^①金刚力士，本义为手执金刚杵的力士，为天界的守卫。寺院山门一般有一对金刚力士塑像，用以守护寺门。倪二是醉金刚，暗示了倪二的原型为坚贞不屈的武将，但武力不如正常时期。

倪二对贾芸一开始的态度为“抡拳就要打”，然后对卜世仁的所作所为大怒，然后仗义借钱给贾芸，让贾芸有了发展的本钱。隐面下的依据为：卜世仁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倪二的原型为史可法；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崇祯帝自缢后，南京诸臣议立福王朱由崧为君时，史可法称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②，此时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为留都百官之首，这就犹如倪二要打贾芸；在凤阳总督马士英

^① 《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卷一

^② 《明季南略》卷一

联合他人执意要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后，史可法不得已从之；朱由崧称帝后，史可法先任兵部尚书，后任督师，统帅军队，外出镇守淮安、扬州两地，以维护南明统治权，这就犹如“金刚”倪二保护贾芸并借给贾芸本钱以图作为；倪二为何要被称为“醉金刚”呢？因史可法为南明弘光诸臣之首，但看不清时局，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借满清之力剿灭李自成势力，再求后续打算^①，这就犹如本有一身武力可以护法的金刚醉了，武力不能发挥，从而不能护法；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史可法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自刎不死，后壮烈就义，终年四十五岁。

贾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虽然是泼皮无赖，却因人而使，颇颇的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想毕笑道：“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张口。但只是我见你所相与交结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似我们这等无能无力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张口，你岂肯借给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领，回家按例写了文约过来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会说话的人。我却听不上这话。既说‘相与交结’四个字，如何放帐给他，使他的利钱！既把银子借与他，图他的利钱，便不是相与交结了。闲话也不必讲。既肯青目，这是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便拿去治买东西。你要写什么文契，趁早把银子还我，让我放给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贾芸听了，一面接了银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写罢了，有何着急的。”倪二笑道：“这不是话。天气黑了，也不让茶让酒，我还到那边有点事情去，你竟请回去。我还求你带个信儿与舍下，叫他们早些关门睡罢，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紧事儿，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一面说，一面趑趄着脚儿去了，不在话下。

贾芸说倪二，“我见你所相与交结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隐面下的依据为：倪二的原型为史可法；史可法因马士英谗言在南明朝廷失势之后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高杰率兵先到扬州边界，一路大肆奸淫掳掠；刘泽清也在淮上大肆掠夺；刘良佐在临淮攻击；黄得功与高杰交战，靠史可法的协调才和解；这江北四镇的军事首领在亡国之时，如此作为，确实“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弘光元年（1645年），高杰死后，史可法命高杰的外甥总兵李本身统领高杰的部队，李成栋做徐州总兵^②。

倪二对贾芸说：“这是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点出“十五”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倪二的原型为史可法；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明史》记载：“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辞，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倪二对贾芸说“让我放给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这暗示了贾芸是没有指望的。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朱由崧即位一年后即被清军俘虏，弘光朝覆亡。

倪二对贾芸说“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我们女儿”指弘光帝朱由崧；点出“马”、“王”二字的“马贩子王短腿”指凤阳总督“马”士英，因“王”字“短腿”就是“士”字；朱由崧登基后，政事都委托给与太监关系深厚的马士英、阮大铖，而这两人卖官鬻爵犹如“贩子”，让

^① 史可法《为款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事》奏疏

^② zh.wikipedia.org/wiki/史可法

弘光朝廷政事萎靡、不断内讧^①；倪二的原型为史可法；史可法无子，有义子史德威。

且说贾芸偶然碰了这件事，心中也十分罕希，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还怕他一时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便怎处，心内犹豫不决。忽又想到：“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还他。”想毕，一直走到个钱铺里，将那银子称一称，十五两三钱四分二厘。贾芸见倪二不撒谎，心下越发欢喜，收了银子，来至家门，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捎了与他娘子知道，方回家来。

贾芸称银子为“十五两三钱四分二厘”，再次点出“十五”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武英殿，开始启用皇帝宝玺。

贾芸接了，看那批上银数批了二百两，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银库上，交与收牌票的，领了银子。回家告诉母亲，自是母子俱各欢喜。次日一个五鼓，贾芸先找了倪二，将前银按数还他。那倪二见贾芸有了银子，他便按数收回，不在话下。这里贾芸又拿了五十两，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不在话下。

贾芸“买树”买的应该是松柏树，因在第二十三回中，王熙凤说“园子东北角子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古人有坟墓上种植松柏的风俗且有等级，“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②”。

贾芸还倪二“十五两三钱四分二厘”银子之后，又用“五十两”两银子“去买树”，以“十五”开始，以“五十”结束，中间赚了一百三十五两。贾芸借买树发大财。“五十”谐音“五失”。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倪二的原型为史可法；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开始启用其皇帝宝玺；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清军围攻江北重镇扬州，督师江北的史可法率城中百姓抵御清军，清军损失惨重，在攻破扬州之后进行了十天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就义后，其衣冠葬于遍植梅花树的扬州梅花岭；此时，弘光帝却在南京选淑女；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朱由崧被清军俘虏，即“五”月“失”位，朱由崧的皇帝宝玺命运结束；次年朱由崧被清军杀害。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弘光帝

^② 《白虎通》